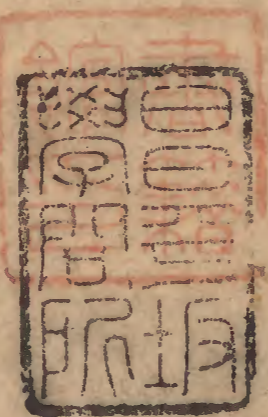


海東名臣錄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97
冊數	9 ( 9 )	
函號	290	5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海東名臣錄卷之九目錄

永順君

朱溪君

秀泉君

鳴陽正

茂豐正

巴陵君

江寧副正

長城守

嵩善正

詩山正

順川君

節慎君



川君

崔潤德

李從茂

李從生

魚有沼

俞應孚

李德良

朴元宗

張彥良

禹孟善

申翌

邊協

李舜臣

元豪

郭再祐

劉克良

黃進

金德齡

金應河

柳珩

李曙

朴

淺草文庫



申景禎  
崔震立

金良彦  
張弼武

李希建

鄭忠信

永順君

我世宗大王第五子曰廣平大君諱璵字煥之號明誠堂八歲封爵十二歲入學受業不怠通孝經小學四書三經遍閱國語左傳文選李杜歐蘇之集至於音律筭數亦極其妙又善於詞藻書法若鸞強射遠善擊毬雖世之稱善者莫能及娶平山申氏甲子生公是年患瘡疹醫藥竟不能救年二十謚章懿兩宮震悼政府率百官陳慰公名溥字俊之號明新堂生孩六月而大君捐館世宗哀公幼孤命姆抱前親命

鸞強

名臣九



小字曰壽福傳于政府曰廣平不幸夭折予甚悲之幸而有遺詞吟泣襁褓尤加憐憫其爵秩俸賜一視親子之例且令大君養母王氏如養大君者而保養王氏昂撫安君之夫人上曾命廣平為其後每宮中曲宴及歲時會禮公必隨王氏而至及年五歲始命入內生長食息常在禁中上嘗囑文宗世祖曰汝等異時體予今日之意撫視此兒無替終始蓋兩大君皆廣平同母兄也庚午文宗晏駕始出就王氏之宅八歲封永順君乙亥春世祖在潛邸醮婚加昭德大夫已卯又加興祿大夫公自幼謹慎審密夙有雅量

世祖常令在左右政院出納公事皆令公主之與駙馬河城君鄭顯祖更日直宿如有咨問雖子夜開門命召丙戌七月上聚公卿宰輔下至流品文臣于闕內手製策題名曰登俊試下教曰有志科舉者雖宗親駙馬皆得赴試卿等自恃官高祿厚不復留意於學問文風不振職此之由予茲此試使卿等更礪舊業耳命府院君鄭麟趾鄭昌孫申叔舟等為對讀官精加考試公中第五名上喜甚命取試卷入內親覽終篇大服文章之美及其應榜百官陳賀賜恩榮宴于議政府壯元金守溫以下各賜鞍馬一匹丁亥



平李施愛策公敵愾功臣加顯祿大夫上幸溫陽公  
隨駕設東堂于行在所取柳子光等仍開重試公擢  
壯元上益喜及還宮兩殿幸公第賜米五十石喝翁  
三名各給綿布十匹天童二百亦皆給布命具遊街  
儀物隨駕入康寧殿又命加一日遊街寵渥之命前  
古所未有世祖升遐睿宗特使侍殯宮及赴山陵命  
掌戒鑑修撰已丑平南怡又策翊戴功臣成宗即位  
依世祖朝故事掌出納庶政仍監六典修撰庚寅三  
月詣闕感疾還第疾革卒于正寢年二十七謚恭昭  
公純懿端懿聰明宏達雖崇極富貴略無驕矜之氣

存心敬畏待人謙恭至其為文隨事信筆不經意思  
而粲然成章折簡稗語皆堪誦習治第於安國坊起  
屋數間聚書籍數千餘卷公退正坐手不釋披三朝  
叅掌機密遇入滯屈反覆沃啓多所伸理風彩凝重  
表儀朝著及其卒聞者莫不歎惜

### 朱溪君

名深源字伯淵號醒狂又號默齋太宗之玄孫經明  
有行兼通醫術性忠孝不喜巫佛平居冠帶手不釋  
卷殿講通四書五經進階明善大夫行朱溪副正年



二十五凡前後五上書論治道又廷論姑夫任士洪  
不道異心竄於外失祖父意謫長湍又謫伊川上言  
請見病父母言語懇至得允丁未宗親科試講經史  
擢第一人賜樂賜酒階二品而不封君以前有忤祖  
父之過也燕山末年士洪用事諂殺之中宗嘉其忠  
義贈爵旋間蓋深源之意我為宗室至親當與國同  
休戚豈私一家之姑夫乎

秀泉副正

名貞思字正中號月湖又號嵐谷又號雪窓為人篤

厚自謙識量聰明為學先理而後文師不勞為詩先  
格而後辭人不厭為德先內而後外人不知行身不  
以尊壓人如最貧儒士然遊松都彈琴時親見士人  
妓女皆泣下聖居山僧無不涕出者無幾還都之日  
乘馬蹶踏行人立聽察判金紐曰手段正如澗邊梅  
花格公有孫曰咸川君專精書史至老不懈入聖居  
彈琴山僧涕出弟端川令善吹簫常遇林賊於青石  
洞賊聞其簫護送出山咸川之子曰元翼為累朝名  
相配享仁祖廟庭



鳴陽正

名賢孫字世昌神堯之後動以法律身篤行亞於大猷嘗欲行冠禮大猷止之丁母憂一從家禮蕭洒出塵喜文雅嘗作詩曰小雨茅齋濕新晴枕席涼水衣緣礎上庭草過墻長露浥菘花淨風含苗葉香悠然午眠破林杪淡斜陽秋日詩曰白露園林淨高風草木衰覆杯流竹葉汲井煮桑枝落日鴈橫塞秋窓虫吐絲誰憐貧病客長咏楚人詞又空盤堆馬齒荒園長鷄腸水閣青奴冷巖田腐婢香莓苔侵礎遍蓬艾繞窓長紫蘇葉帶回風響紅蓼花含返照明溪禽帶雨全身濕山柿經霜半臉紅常有清羸之疾未三十而歿

茂豐正

名拙字百源自號鳴鷺主人滌宕不羈有晉時風讀書史學詩文解音律俱極其妙結搆西湖長在漁艇詩入文士絡繹江干有俗士至自掉必避兄淵弟而直而悅公擇公幹皆可人燕山時五公子從其父牛山君一時就戮談笑自若



巴陵君

名璩試藝封君已卯禍作詣闕極陳趙光祖等無罪責李長坤黨奸害善悲淚縱橫胤南海後蒙放而卒

長城守

名儼善屬文章女樂等疏皆出其手以附黨預故與江寧副正棋削奪而終

嵩善正

名濂字淙之德源君之子世祖大王之孫也天資粹美器度夙成潛心正學敬以持身雖當倉卒辭色不遽德源早死事毋盡子職平生大志惟在忠孝傾財周急由親及疎自奉儉素絕意營產游心六藝最長於詩於樂於數尤妙嘗述璿璣之制著於世為靜菴畏友以金大成子德純為壻已卯被禍謫蔚山者十五年篤信無悶從遊者益衆甲午蒙宥戊戌復職甲辰以疾終壽五十七內外諸孫八十餘人



詩山正

名正叔丁丑年間家印程朱封事進曰為治之道無過於此上嘉納之乃賜書籍當時害政宿弊如放金淨朴祥革女樂等事與嵩善長城江寧聯名上書隨事極諫人謂漢之劉向禍作削奪辛巳之獄被刑

順川君

公名瑄世宗大王之玄孫也初封順川守生而粹美孝友出天居家處事動遵禮法鄉黨莫不敬服父母偕歿哀毀踰制三年悲慕幾至滅性服闋又服素三年與兄錦川君弟洪川守友愛誠篤每月朔望必會于宗家參禮祠堂上弦則會于本家下弦則會于洪川家必設酒食終日怡愉定為恒式與錦川同赴他人宴會兄醉則雖夜深必奉至其家脫衣覆衾安定寢處而後乃退嘉靖己未筵臣朴應男啓曰順川守

名臣九

七



師事李仲虎讀聖賢書踐履操行無出其右明廟嘉之陞拜副正順懷之喪特命入直規宮以祀事有誠陞明善至於封君皆出恩典公於中仁二廟之喪皆素食三年而康陵之喪病未克終錦川遺疾憂形於色不脫衣帶救藥無懈及其沒也哀戚備至期年之內不入私室撫恤孤姪誠中敬中養中如己出教誨成就皆為名臣公少時友履素齋讀書山堂攻苦十年履素學就高明乃事之以師公訓誨後生必以小學家禮論語日人讀此等書而無所得終必為浪過一生之人公生子正德戊寅沒于萬曆丁丑年六十

節慎君

公名壽崑世宗大王嗣臨瀛大君之後也少喜讀書長益勤學二十三以試藝升正四三升堂上壬辰之變大駕西幸公與子忠吉自京扈從到松京聞埋安宗社主於穆清殿詣賓廳泣告曰賊鋒到此則廟社主之得保未可必也仍慟哭宗室海豐君叱之曰自上處置之事年少之人有何所知而妄言乎公開陳義理泣訴不止大臣以其言入啓上曰此言是矣即令提調更為奉安而來大駕到博川分朝公以司

名臣九

八



養提調奉廟社陪世子而行至伊川地公之子忠吉  
病不能運步將去世子聞之即出內厩馬一匹使之  
騎賊退還京憂國成疾甲午正月疽發背而卒年四  
十九宣祖錄卮從功封為節慎君以忠孝旌其門公  
孝於親友於兄弟隣里之人莫不稱嘆先遭父喪廬  
于墓側朝夕上塚啜粥三年不食蔬果一不到家後  
喪亦如之兄德興都正早死其子女皆自養育無異  
己子及至長成盡為婚嫁每遇國忌家中斷肉饌童  
稚亦不敢食

## 龜川君

公名晬字明遠中宗大王子德陽君岐之孫豐山君  
宗麟之子生於隆慶己巳十五例授龜川副正壬辰  
之亂奉父母入峽謂兄龜城都正曰家事屬之兄吾  
當西行間道詣行在以朝廷之命陪從東宮被選除  
宣傳官此宗班所罕也甲辰宣祖命袞集璿源錄加  
一資癸丑陞正二品封君時光海政亂賊臣甬瞻擅  
弄威福公常發憤慷慨丁巳與錦山君誠胤相議曰  
吾等宗戚之臣與其死於奸臣之手曷若死於國家



之事乎處置家事出處外舍構成疏草人皆止之公  
之庶毋泣而棄其筆公不聽與宗室十九人伏閣抗  
疏曰禮判爾瞻姦回邪毒擅弄國柄危亡之禍迫在  
朝夕亟黜權奸以安宗社光海曰聽何人指嗾而為  
此疏乎直指以對公入政院獨啓曰近日大小言者  
無不被罪言路一塞危亡迫前臣等不謀同辭豈聽  
人指嗾而陷身於不測乎若拿問則當陳其未盡之  
懷加一層矣光海曰卿等誣陷重臣忘死生之義果  
如是乎勿為更瀆翌日三司交章請絕島安置幼學  
李光啓上疏請正刑光海皆不聽只命遠竄於順天

公怡然就道有詩曰為國丹心白日明孤臣一死等  
毛輶封章直欲扶宗社肯恨今朝瘴海行居謫病重  
幾至死域而恬不動念曰死生有命雖死何怨辛酉  
六月放還屏居于西郊別墅及癸亥反正復公官爵  
寵加二資公於朝行望見賊造語人曰造相甚凶必  
不善終甲子造果反公扈駕語人曰賊造凶相不久  
必就誅戮人皆謂公有先見之明還都後又進一級  
秩從一品上賜宴宗戚公居班首上親自執爵稱以  
族長不以名公素多疾病累更禍亂乙酉春喪長子  
蓬萊君傷懷過度氣力日敗是年冬終于正寢年七



十七公識見高明言論英發好賢樂善得於天性散財好施不惜贖獲田土而賙人之急性本儉素常服短衣不曳於地教誨子弟戒以奢侈勸以經學曰奢侈所以喪身之斧斤經學所以護身之根柢汝曹其勉之其待親戚也一以誠款少無假偽嘗與諸宗約作聯金契常常會集以修惇睦之義嘗曰宗親不當外交朝貴口不及時政之得失遂為家庭之訓

### 崔潤德

公歙谷人生而母卒父雲海國初名將有勇略愛民如子陞西北面都巡問使位至承樞府事謚襄莊襄莊長在鎮邊不能舉公托養于同隣楊水尺家稍長膂力絕人挽強射堅時隨水尺出獵所獲實多一日牧山中有大虫瞥出林莽頭畜犇散公驕騎一馬一箭斃之來報水尺曰有物班紋其大顛然是何物吾已射殪之水尺往見乃一大虎也水尺異之時公父出鎮合浦水尺以公往謁譽公不已公父曰當試之



及與較獵公左右馳射發無不中觀者嘖嘖稱羨公  
父笑曰兒手雖敏而尚未識軌範兒今所為乃山虞  
技耳不可謂之長技仍教射御之方遂為名將○世  
宗朝己亥征對馬島時公以叅贊為三軍節制使副  
領相柳廷顯而行○公以二相兼平安道都節制使  
判安州牧事公務之暇治廳後隙地種瓜手自鋤之  
有訴訟者不知是公乃問曰相公今在何所公給曰  
在某所入而改服聽決焉有一村婦泣而言曰虎殺  
妾夫公曰吾為汝報仇跡虎手射之剖其腹取其骨  
肉支節裹以衣服備棺埋之其婦感泣不已一州之

人至今慕之如父母○西征時公為平安道都節制  
使上賜鞍馬弓矢及戰勝而還上御勤政殿宴慰上  
親執爵賜公又命世子行酒命公勿起受酒命軍官  
相對起舞公亦酒酣起舞○公又以都按撫察理使  
出鎮西邊上御慶會樓賜餞又命知由事安崇善餞  
于弘濟院○又賜公書曰甚苦暴露卿奉國忠勤宣  
勞中外以廟堂重臣出鎮藩垣威敵鎮邊以紓予憂  
深用嘉之屬當嚴返之時慎興居之節今遣內官嚴  
自殆錫宴以勞仍賜衣一襲至可領也○世宗自問  
迺之變將討野人命群臣議可將三軍皆曰以潤德



斬獐

將中軍閔德會平安黃海道軍馬合一萬四千餘名過江注師江邊有四獐自投營中營軍獲之閔德曰獐野獸也今自来見獲實野人殲滅之兆也士道俱進潛師勦捕擒男婦并二百三十六名斬獲一百七十名得牛馬一百七十餘頭上遣宣慰使朴信生至軍賜酒勞諸將宣旨曰今日之事實賴天地祖宗之靈還師之日宜有報命知申事迎慰上謂金宗瑞曰與卿曾言閔德可為首相然若無才德斷不可授也卿與大臣熟議以啓大臣皆曰閔德公廉正直勤謹奉公雖為首相無愧也上遂以為右相卒謚貞烈

### 李從茂

永樂己亥倭寇庇仁又圍節制使李思儉于海州延平上王及上召柳廷顯朴訔趙末生許稠等議乘虛殄殲對馬島之策皆以為不可末生獨曰可上王曰若不掃除每被侵擾後日之患庸有極乎即命公為三軍都體察使將中軍將下三道兵船二百艘以領議政柳廷顯為三道都統使二上幸漢江亭北餞之賜鞍馬弓矢衣笠及靴公率九節度二百二十七艘卒一萬七千二百八十五賫六十五日糧到對馬島



奪賊船大小百二十九擇可用二十艘餘皆焚之又  
焚賊戶千九百三十九斬首百十四擒二十一口擄  
中國男婦百三十一廷顯遣從事趙義昫自馬島來  
告捷三品以上詣壽康宮賀公住船豆知浦復火其  
戶六十八焚船十五斬賊九級獲漢人十五本國人  
八至尼老郡令三軍分道下陸欲與一戰左軍朴宗  
敗績收兵還上船右軍李順蒙金孝順等力戰拒之  
賊乃退我師戰死及墜崖死者百數十人中軍竟不  
下陸都都熊尾奉書乞退師公引舟師還泊巨濟以  
公為贊成順蒙等皆陞職

## 李從生

公字繼之咸平人父克明娶鄭渾女永樂癸卯生公  
少有器宇人皆目以大器及長善射御登天順武科  
甲申五月上選武士觀射于禁苑公三發皆中鵠上  
大加褒獎拜潼關僉使丙戌加折衝丁亥李施愛反  
上命將討之公為先鋒至蔓嶺賊甚盛左右皆視魄  
不敢進大軍亦不至公乃下馬拔樹左右揮之軍皆  
股栗鼓譟而進公躍馬奮擊賊披靡大軍繼至望見  
曰彼黑面大頂王者誰軍中爭告曰李衛將也凱還



策勲敵愾封咸城君是年以皇帝命助征建用衛擣其巢穴而還戊子拜寧邊府使明年己丑置鎮以節度使無之後又無平安東西中三道節度使乙未拜忠清兵使己亥尹弼商征建州時公為衛將江路冰滑馬顛墜傷元帥驚救曰若非公誰為先鋒乎公即上馬直入賊穴焚燒廬帳而還元帥勞之曰是役之捷皆公力也辛丑拜南道兵使乙巳拜慶尚左兵使乙卯當國恤悲毀成疾卒年七十三謚莊襄公天資質直稟性寬厚居官莅事務遵大體待人接物和氣藹如嗜酒無量亦無酒失朋舊謂之酒德

# 魚有沼

公重翼之後父得海武科 至宰相為時名將娶劉氏女生公生而英特射御絕倫景泰丙子中武科第一八年為會寧府使李施愛反力戰大破之策功第一賜敵愾功臣號超授二曹判書成化丁亥皇帝征建州命我國夾攻公為左大將勦其巢穴斫樹書之曰朝鮮大將魚有沼滅建州而還天兵後到者見其白書聞乎帝帝嘉之遣使賜銀段戊子丁父憂己丑起復為北兵使辛卯又賜佐理功臣號封為藥城君

名臣九



壬辰加崇政復拜北兵使公以母老涕泣辭謝上諭之曰鎮安北道無如卿者毋則勿以為憂特賜屋轎宮衣御厨之饌乙未期滿上曰卿若適任誰代卿者益勵不怠是年賊犯鏡城公應機殲之上特遣直提學洪貴達賜段衣及靴適為右叅贊丁酉轉兵曹判書戊戌陞右贊成己亥又以帝命征建州江水未合不得已罷兵恐上國疑之責公於外辛丑起拜吏曹判書壬寅城底野人舉所部潛移他處特命公往慰安之公受命倍道而進先使人開示教書野人初不信之投書于地使者曰汝苟不信魚令公來矣野人

曰公來則是我父也可得見乎公聞之馳入其部虜皆羅拜悅服歸命上賜弓矢甚嘉賞之戊申授判中樞府事己酉冬上閱武于京畿公扈駕至永平縣暴卒于圍內公性本寬和與人無忤况愛容衆恂恂如也處事詳密有儒者氣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弓力百鈞射必命中虜或執贄來見公拒之曰吾不取乎爾也一毫無犯野人舉手如額曰是吾父也邊境賴以無事隱然為國長城十餘年謚貞莊○公之始祖重翼本姓池也生而狀貌奇異脇下有二鱗甲及長任高麗王六祖時人咸稱某有鱗甲非常人也太祖見

名臣九

十六



之曰汝有鱗甲乃是魚也仍賜姓魚

# 俞應孚

公嘗為北道兵使作詩曰將軍仁義鎮夷蠻塞外塵  
清士卒眠晝永空庭何所玩良鷹三百坐樓前可見  
其氣像或云良馬五千嘶柳下豪鷹三百坐樓前未  
知孰是○公身長過人容貌嚴壯清如於陵仲子善  
射好勇能走越人家屋世宗文宗皆信重之位至嘉  
善性至孝凡可以慰母氏之心者無所不為與兄應  
信俱以射獵名世發無不中家貧無儋石之儲而供  
母之具無不周贍母常往來抱川田庄公兄弟從行



一日於母氏馬前翻身仰射鴈鴈應弦而倒於馬前  
母大喜

# 李德良

公字君舉金城人高麗太師棹之後身長八尺俊偉  
不常嶷然有遠到氣象幼時議政成公奉祖見而奇  
之曰是所謂千里駒妻以外孫女及長冠度不群善  
射御年二十三擢武科世祖召見深器之初試宣傳  
官歷司僕寺直長宗親府典籤戶曹正郎司僕寺少  
尹訓鍊院副正皆令暫試而觀其能未嘗有所淹為  
正郎判書曹公錫文初以年少易之及試其能甚嘉  
歎凡有駕幸上必以公為大將嘗謂公曰汝為大將



年少位卑高官者多隸焉汝得無嚴憚耶對曰臣雖  
卑既受命為將何敬憚之有上笑曰異日汝必為良  
將公嘗入侍于內上命草招撫野人諭書公謝曰臣  
武人不敢上曰第為之及製進上嘉之曰雖文士何  
以加此遂用之居無何慶源府使缺代以公階加通  
政蓋將欲大授故試使之臨民制敵而高其秩也丁  
亥李施愛反命公為會寧府使與諸將討之策功賜  
敵愾功臣號封全義君自是宣力中外無虛歲出而  
為觀察使者四道忠清京畿江原永安有黜幽陟明  
革弊安民之聲入而為參判者三曹曰兵刑工為判  
書者二曹曰刑與戶為大司憲朝綱肅坐義禁府議  
獄平歷事三朝終始一心所之有聲公年五十三侍  
大夫人之疾衣不解帶者久遂病竟不起大夫人尚  
在堂公平生不屑屑於財利亦無心於聲色但愛酒  
見天真而已



朴元宗

公字伯胤順天人平陽君仲善之子文肅公錫命之  
曾孫成化丁亥生少時韓明澮一見竒之曰他日必  
為大器讀書通大義射御絕人二十中武科歷訓練  
副正成宗知忠恪有才超拜同副承旨臺諫以年少  
論適為工曹參議遷兵曹燕山時為慶尚兵使還授  
同副至左副特拜平安兵使升嘉善以母老辭不赴  
為漢城右尹時左尹洪興性嚴少許可與公同事常  
稱國器出按關東請減供御無名者禁浮屠誑誘物

名臣九

二十



論避之主短喪制公方持服廬墓特起為同知中樞  
進階正憲公欲辭不可頗怏怏主立標東北百里撤  
官舍民居禁毋得出入犯者死又立西南標如東北  
公為京畿觀察使奮然陳列主怒曰前此無有忤我  
某獨敢爾公亦懼禍求外節度咸鏡階崇政既就道  
公姊昇平夫人病且死主召公還為都摠管公見國  
事無可奈何俯仰嗷唏隱然有反正之志時昇平夫  
人被汚病死公心常快憤成公希顏賦詩忤主落職  
家居欲廓清昏亂無與規畫令辛允武來試微意公  
奮袂而起曰是我日夜蓄積也成公乃抵于公家痛

哭叙平生忠義許國以死懽甚洽居數月遂以其意  
通吏判柳順汀順汀不能快從業已同之勉勉而已  
丙寅九月初二日公與成柳兩人直詣光化門外數  
百步許立馬成陣公麾扇指揮容止若神國人皆曰  
首議者必朴令公也雲合景附不謀而同不終朝內  
外清明初禁中聞變燕山召承旨等曰如此太平之  
時安有他變恐是興清之夫為盜耳命李堦巡審闕  
門堦先令人出門審知朝廷已有所屬遂抽身出門  
燕山聞堦已出揮手而出欲從門竄出後宮哭聲震  
於外公率百官詣景福宮門外請命于慈順大妃命



柳順汀鄭眉壽迎駕于潛邸中宗避寓平市署傍順汀等再三勸進乃以戎服御輦以八日未晡百官班定上卽位于勤政殿上錄公勲賜靖國功臣號進拜右議政未幾陞左揆丁卯夏朝廷論斥柳子光子光恐動之曰吾與公並以武入躋崇品文士多不悅唇亡齒寒我斥次及公公笑荅曰朝廷切齒久矣恨公不早退也子光破胆而去○己巳陞領議政以盛滿為戒上章請辭伏闕懇辭累數日庚午春始許之四月病革上遣承旨問所欲言公謝曰主上勵精圖治安有可言之事但須愛惜人才卒年四十四謚武烈

## 張彥良

公豐德人靖國元勲河源君珽之子也弘治辛亥生四五歲時母金氏抱置膝上公以手指雲曰我長當樹如雲旗纛毋心異之七八歲與羣兒戲為戰陣之狀出號令羣兒莫敢違父嘗往宰相家公隨之中門外見十餘歲服喪童子遊走叱之曰汝服喪不當如是喪童慚哭宰相問兵故召公入與語大奇之名以彥良字子房正德甲戌舉武科丙子擢重試出為北青判官入為訓練判官僉正都摠經歷甲申為大將

其



收

曹潤孫軍官擊逐閭延茂昌之胡規畫措置多有所  
補諸將士要功自伐公默不言一軍目之以大樹將  
軍由昌城府使拜南道兵使虞候戊子收吉州己丑  
移江界辛卯拜滿浦僉使起一閣於城之東角號受  
降亭甲午授南道兵使乙未陞北兵使丙申襲封河  
源君俄拜義州牧使丁酉襲太史用卿賚詔而來見  
公儀觀偉然請射以為歡公腰五矢連中襲嗟賞不  
已作詩贈之有義州節制張中郎身長九尺鬚眉蒼  
之句是年遷平安兵使己亥為慶尚右道兵使辛丑  
入為左尹兼副摠管經筵特進備邊提調壬寅出為

于

慶尚左道兵使是時皇朝以獫子侵邊將欲徵兵征  
討謂公堪為副元帥適兵使癸卯拜戶曹猾吏心服  
甲辰適尋再授以病免乙巳崔知事輔漢訪公子第  
至再欲與李芑等同事曰若從吾計將得大勲公辭  
曰先人曾有靖國功亦已足矣固拒不從聞者賢之  
丙午陞資憲丁未正憲歷判尹知中樞以老辭職以  
封君家居任真推分淡如也年七十而終謚恭武公  
姿狀魁梧義鬚髯善談笑其處身行事常以謙遜儉  
約自將惡言不出於口舉人之長未嘗言其過奢靡  
之物不加於身至老猶跨馬不乘輅執親之喪廬墓

名臣九

二十三



素

三年足不到家服闋祭朔望值諱辰必哭泣以奠見  
父母手澤之物若不忍近累臨方鎮裝裳蕭然饋遺  
之問不及於人人亦不以為怒遭世昇平輕裘緩帶  
退然若無能者喜讀書每以書史自娛對人語未嘗  
及之人不知公之為文也賓佐輦未嘗見其喜愠敬  
禮儒賢愛惜武才有識咸謂近世將帥無如公者○  
公為副元帥時林亨秀以吏郎為從事以親老辭於  
元帥李苞苞曰言于副帥林投謁於公公戎服坐交  
椅林急具戎服與他從事行禮不敢交一言而退未  
幾事寢後林又來公出迎于門揖讓上座盡歡而罷

輩

# 禹孟善

公名孟善丹陽大姓玄寶之後父從孫中武科官至  
東萊縣令公承世業年二十七登弘治辛酉科即授  
宣傳官中廟初除穩城判官富寧府使陞忠清水使  
移全羅右道除義州牧使以驟陞論適拜會寧府使  
進忠清兵使又為北道兵使公之父母居韓山上命  
本道給食物秩滿拜慶尚兵使居半年乞歸養日侍  
具慶之下命牧忠清兩州以便其養進全羅兵使又  
乞歸養重授忠清水使辛卯乙未連丁內外憂服闋

名臣九

二十四



拜南道兵使入為漢城左尹朝議欲復慈城四邑以  
公為平安巡察使往審使否還朝拜兵曹判書臺諫  
論適拜判尹時西戎逼居我境以公為平安兵使措  
置得宜西鄙乃寧入為知中樞己酉以年滿乞骸退  
居韓山以魚獵自娛辛亥以壽終年七十七公志氣  
雄毅智慮淵深臨機應變勇氣奮發撫愛士卒得其  
死力所至有聲績若夫冰蘖之操出於素性屢鎮名  
藩榮耀一時兩親俱在受其養者三十餘年及其晚  
節乞身勇退優游終老國朝以來一人而已

## 申翬

公龜峯命仁之子也龜峯受學於金大司成己卯之  
禍率諸生號哭闕庭因不赴舉而終公少時倜儻有  
氣節膂力過人登武科居於青坡船橋傍嘗越路而  
與人言犯兵判柳埏之行先導者粹而辱之公曰我  
不知而誤犯何辱之甚扼而投諸溝柳公見而杜之  
適入侍筵中曰今日得一大將誠可用也具啓其由  
上即命授宣傳官後從幸西郊狂風粹起斷御幕之  
索公手執其餘終不動賴而不顛人莫不驚異遂至

壯粹



大用三為北兵使嘗有巡按御史到營聞公之轟飲  
 要與為酒戰各置一盆於前酌而飲之公先醉而退  
 御史大喜又飲三大白因押妓於席上公明日早起  
 整衣冠將候曰我醉之後御史又飲幾杯搨裨對曰  
 獨酌三杯而不醉又押妓於座中人皆散走公拂然  
 曰此禽犢之行士大夫豈如是不足候也遂還入御  
 史聞之大慚而走公志行出天文章過人筆法又妙  
 凡邊上奏狀一揮而成文不知點每痛已卯諸賢之  
 被禍為順天府使時刊八賢傳行于世

邊 協

邊氏上世有安烈中原人從魯國公主來仕麗為門  
 下侍中從大祖征倭以功封原川府院君仍籍于原  
 公父季胤生公於嘉靖戊子善弓馬才勇絕人遇事  
 接物英采動人六歲走墮深井中攀井石不溺至曉  
 見隣人汲水徐曰我是主家兒取大索來一家驚奔  
 公恬不為懼戊申登武科拜宣傳官陞海南縣監乙  
 卯倭寇猝至湖南大駭公獨保海南一戰大捷又擒  
 天朝人在擄者奏解天子嘉獎賞以銀錦時年二十



水

八以功超長興府使得風病輿還五年病良已由訓  
鍊副正出牧坡州講論周易啓蒙於栗谷先生以至  
天文地理筭數之學無不精通癸亥為滿浦僉使翌  
年為濟州牧使妖僧普雨謫在州公因事杖殺之儒  
林快之乙丑丁父喪服闋鎮花梁俄遷慶尚左水使  
移鎮全羅兵使己巳拜安邊府使旋授南兵使辛未  
陞嘉善為北道兵使壬申丁外艱服闋拜平安兵使  
丁丑適拜右尹兵曹叅判壬午陞資憲再按西閩瓜  
滿還拜判尹工判上欲除大司馬詢問相臣未幾公  
已病矣庚寅九月卒年六十三丁亥倭賊陷鹿島京

師震動命公為防禦使入對曰此賊風至初無入寇  
計想今已退矣未到界賊果遁筵中嘗曰朝倭熟知  
三路形勢日本強甚馬島變詐他日之虞不可言甲  
申年間嘗觀天文謂子姪曰不出十年國家且苦兵  
矣壬辰四月倭兵渡海上遣申砬禦之臨行召見問  
賊如何砬意輕之上曰邊協每言倭最難敵卿何易  
言也砬既出上曰協誠良將予常不忘此人若在予  
豈憂倭賊哉嗟惜久之時公之歿已三年矣公內行  
淳備孝友出天事親色養至老不畜私財祿俸未嘗  
自用居兩喪盡禮廬墓三年飭躬貞白雅好清素妻



子不免稱貸嘗曰自先世世稱清儉此乃傳家之寶  
何敢經營忝家風乎惟以書籍琴碁自娛歷官無纖  
毫過差人莫敢訾議子應星登己卯虎榜秩資憲官  
號大將凡所踐多類公

# 李舜臣

公德水人高麗閭門祇候知三司事邵之後五世而  
至貞靖公邊事我成宗官至領中樞以鯁直稱公之  
高祖也九世簪纓聯代有人至公始大著公生於嘉  
靖乙巳卜云行年五十杖鉞北方及長業儒尤長於  
書字弱冠盡棄其學專學武事中丙子科為鉢浦萬  
戶丙戌以司僕主簿為造山萬戶丁亥朝廷設屯田  
于鹿屯島以公掌其事公以地絕兵少累請添兵其  
年八月賊嚴圍田寨有賊數人衣紅氈最著在前公

名臣九



手

連射殺退開寨追擊奪還被擄男婦六十餘口方戰  
公中流矢潛自拔矢顏色不動一軍無有知者時主  
將拿公至營門將入就勸友人宣居怡懼不免執手  
流涕勸酒壓驚公正色曰死生有命飲酒何為及對  
勸公不服曰我以兵少累報請益事聞上曰某非敗  
軍之類可白衣從軍其年冬從時錢之役立功放還  
已丑為井邑縣監辛卯以珍島郡守旋陞加里浦僉  
使擢為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越明年壬辰夏日本  
平秀吉傾國入寇連陷釜山東萊等城分道西上聲  
言直犯中原公會諸將討事鹿島萬戶鄭運及公軍

決

官宋希立奮願以死自效辭語慷慨公以五月初四  
日領水軍下海慶尚古水使元均馳書與公約會于  
閑山島時公有戰船八十餘艘與均至玉浦前洋有  
賊船三十餘艘四面圍帳豎紅白旗碇住洋中分餘  
兵登岸燒閣舍烟焰遍山賊見我師猝至一時登船  
促櫓出陣公過於洋中督諸軍焚賊船二十六艘約  
以明日決戰有人從西來者傳言主上西巡京城不  
守諸將各還本鎮時上在義州南路阻遏聲聞不通  
捷上行在百官引領相賀遂進秩為嘉善大夫居無  
何公夢見白頭老翁蹴公起曰賊來矣公蹶然驚起



促領戰艦二十三艘會元均于露梁則賊果來矣初  
一交戰焚破一船追至泗川洋中遙見海上一山有  
賊百餘長蛇而陣其下有賊船十一艘緣岸列泊時  
早潮已退港口水淺海舟不得進公曰我若佯退賊  
必乘船追我今以計引出洋中我以巨艦合擊蔑不  
勝矣遂鳴螺回船行未一里賊果乘船逐之公嘗在  
本營日以倭寇為憂創智造艦另出新制上設板蓋  
形如伏龜至是公令龜船突進先嘗賊陣焚其船十  
二艘餘賊遠望頓足叫呼方戰賊丸中公左肩貫徹  
至背公猶執弓注矢督戰不已及戰罷公令人用刀

尖挑出一軍始知公中丸莫不愕然進至唐浦又有  
賊船十二艘分泊江岸中有一大船上設層樓外垂  
紅羅帳有賊酋一人金冠錦衣指揮諸賊公令諸將  
促櫓直衝順天府使權俊自下仰射正中其酋賊應  
弦而倒一軍稱慶日暮回陣於蛇梁前洋軍中夜驚  
擾亂不止公堅卧不起良久使人搖鈴一軍乃定後  
六月四日進至唐項前洋全羅右水使李億祺領戰  
船二十五艘來會先是諸將常以孤軍深入為憂至  
是見億祺來無不增氣翌日諸軍出外洋諸賊陣於  
唐項前浦公先遣哨船往探形勢哨船纔出海口即



放炮報變諸軍一時促擗首尾連巨魚貫而進至召所江賊船二十六艘擺列港中中有一大船上設三層板閣外垂黑綃帳前立青蓋遙見帳內隱隱有侍立之狀知其為頭酋戰未數合公佯敗而退層閣大船見公敗退舉帆直出諸軍挾擊乘銳崩之賊酋中箭而死焚舡一百餘艘斬賊二百一十餘級溺水死者甚眾事聞進階資憲大夫後七月六日公與元均李億祺等會于露梁聞賊舡七十餘艘移泊於見乃梁我師至中洋賊見兵盛回船入港港中元有老營七十餘艘作綜列陣港口淺狹且多隱嶼難以行舡

公少出兵以誘之賊果悉眾追之公且戰且退引至開山洋中回船却逐揮旗鼓譟箭砲俱發賊氣挫少却諸將軍吏懽呼踴躍焚賊船六十三艘餘賊四百餘人棄船登陸而走諸軍進至安骨浦前洋又有賊船四十餘艘中有三船上建層樓諸船以次列泊賊既累敗懼我直衝前據淺港負固不敢出公督諸軍休番迭進日暮海霧四塞餘賊二十餘艘乘夜絕碇而遁是役也斬二百五十餘級溺水死者又不紀其數軍聲大振進階正憲大夫公每戰勝輒戒諸將曰狃勝必驕諸將慎之時賊屢窺湖南信然未已公以

名臣九



為國家軍儲皆靠湖南若無湖南是無國家也癸巳  
七月十五日進陣于閑山島遮遏海路是年八月朝  
廷以公兼三道水軍統制使領本職如初使得總制  
舟師公在軍六年見本道糧儲凋耗無以供給遂大  
開魚鹽廣設屯田凡所以利國補軍者勇往不顧若  
嗜慾然無絲毫遺故軍餉有裕未嘗乏絕丁酉正月  
賊酋清正再渡海朝廷以公不能逆擊詔獄用元均  
代為上將公在道男女老幼皆遮道號哭及對獄上  
原之以白衣送元帥陣中使之戴罪自效其年七月  
均果敗都元帥權慄使公往晉州收散卒未幾朝廷

復用公為統制使時新敗之餘舟船器械蕩然無存  
公聞命單騎馳到會寧浦道遇慶尚右水使裴楔時  
楔所帶戰船只有八艘又得鹿島戰艦一艘公咨楔  
以進取之計楔曰事急矣不如捨船登陸自託於湖  
南陣下助戰自效公不聽楔果棄船而去公召全羅  
右水使金億秋使之召集管下諸將五負收拾兵船  
分付諸將粧作戰艦以助軍勢約曰吾等共受王命  
義當與同死生國事至此何惜一死唯死於忠義歿  
亦有榮諸將無不感畏時公起板蕩之餘再膺藩命  
兩南諸郡盡為賊藪行長在陸路義智在水路飛謀



水

蓄銳以伺我隙獨以創殘餘卒領十三戰船棲依無所逡巡於碧波亭洋中見者危之一日忽下令軍中曰今夜賊必襲我諸將各宜整軍戒嚴是夜賊果潛師以來公自起大喝令諸軍無動各下碇以待責戰益力賊解圍公回軍在右水營鳴梁洋中天明望見賊船五六百艘蔽海以上先是湖南士庶乘船避亂者皆聚陣下倚公為命至是公以衆寡不敵先令避亂船次第而退排列布鎮為疑兵自領戰艦當前賊見公整船而出各促櫓直進旌旗樓櫓瀰漫海中時早潮方退港口湍悍巨濟縣令安衛順潮而下風便

天

迅駛船行如箭直衝陣前賊四面圍抱衛冒死突戰公督諸軍繼之先破賊船三十一艘賊少却公擊楫誓衆乘勝而進賊死咋不敢抵敵舉軍而遁公亦移陣於寶花島時閑山諸將各自投竄與本道避亂民人等奔入諸島公日遣徧裨通諭諸道各收散兵治戰艦備器械煮鹽販貿二朔之內得穀數萬餘石將士雲集軍聲復振以戊戌二月十七日進陣于古今島時行長斂衆據險陣於順天之倭橋公距倭橋百里而陣其年七月天將陳都督璘以水兵五千與公合陣劉都督綖以苗兵萬五千陣於順天之東將水



陸齊舉天兵侵擾我軍公令軍中撤其間舍都督恠  
問之公對曰天兵時如侵擾故小邦新集之民將盡  
遠徙都督大驚使公便宜行事日後再有侵擾者許  
令罪之自後天兵秋毫不犯一陣賴以相安行長憚  
公威名遣其亞將賫烏銃長劍遺公公却之曰我自  
壬辰殺賊無筭所得銃劍自足為用賊又因都督欲  
遺以銀兩酒肉公曰此賊於天朝亦有難赦之罪老  
爺反欲受賂耶其後賊使再來都督辭之曰我於統  
制公既已見愧何可再為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南海  
釜山諸賊來援先鋒已到露梁公言於都督曰我師

前後受敵不如退陣菰島更約諸將刻意決戰都督  
從之是日三更公於船上祝于天曰今日固決死願  
天心殲此賊自領銃師先進露梁十九日四更賊圍  
都督甚急公直前救之親冒矢石手自擊鼓忽中丸  
而仆顧謂麾下曰諱言我死勿令驚軍都督聞公死  
顛倒於船者三日無可與有為者南民間之奔走巷  
哭士子操文以祭家人以喪歸老幼遮道而哭至界  
上不絕公嘗言丈夫生世用則效死不用則耕於野  
足矣若取媚權貴以竊一時之榮吾甚恥之及為大  
將持是道不變刑人賞人一不以貴勢親疎輕重其



意故群下畏而愛之倭橋之後公妻兄黃世得戰死  
諸將吊之公曰世得死於王事匪哀伊榮公在軍七  
年苦身困心未嘗近色戰勝得賞散施諸將無所遺  
儲嘗與元均積不相能常戒子弟曰若有人問之者  
爾等當言彼有功勿言所短二兄先亡公撫其遺孤  
息若已出凡家中物必先姪而後子君子於是乎知  
公之行又篤於家也

# 元豪

公字仲英原州人高麗侍中弘弼九代孫也自侍中  
至公軒冕相承祖彭祖始以武進秉鉞三鎮父松壽  
亦登武舉官至僉樞公生於嘉靖癸巳未十歲而孤  
稍長篤志於學與尹相國斗壽根壽兄弟李大成海  
壽相友善同業於師門諸公早登高策歷敷清路公  
獨不偶乃自奮曰吾所從遊者惟有此三友豈可復  
從少年輩治筆硯哉况吾先世多以武顯奚獨在於  
文尹相兄弟適來訪值公往射場止之曰以君之才

從



科

豈終不利而乃為此耶公歎曰事君各以其才何論  
文武遂登丁卯武科初授宣傳官通判慶州歷雲山  
端川郡守慶興慶源府使公在端川侍妾買銀指環  
公驚曰此產銀之地吾在此寧使家有此物耶遂杖  
其買納之奴棄其環而去之其清白如此時有尼湯  
介之亂公領所部追賊深入矢不虛發殺獲甚衆時  
當盛寒手指皆墮軍中皆驚歎以此陞嘗上罷歸數  
歲倭奴數侵南徼朝廷選圃帥以公為全羅水使後  
厯滿浦僉使平安虞候解官居家上辰起公為江原  
道助防將公擊賊于驪州啓聞獻馘上大加稱賞特

堂

壬

粹

陞嘉善拜驪州牧使兼京畿江原兩道防禦使公拜  
命感泣盡力思報時賊陣在原州連營達于京城公  
乘夜襲擊龜尾浦賊大敗之獲數百級既而江原方  
伯柳永吉在春川檄召公還擊北路賊公引兵由春  
川入金化粹遇大陣即收兵上山賊急攻之終日殊  
死戰殺賊甚多公兵亦盡矣只麾下六七人在側公  
氣益奮手射賊十數賊少却賊知公矢盡復大進無  
可奈何顧謂左右曰吾受命討賊力盡而死爾等其  
各散去遂投千仞之壑而死其地距縣治十里許賊  
懸公頭於縣門榜曰朝鮮軍民皆已歸順元某獨為



國抗我云縣人潛識其處以標公屍夜取公頭而藏之以待公孤而指告焉朝廷舉死事者若干人聞奏天朝公在其中皇帝嘉之賜公家白金二十兩朝廷特贈兵曹判書且給夫人月俸命錄用其子孫公孝友出天事毋至誠與凡水使亮夾墻而居常聚一堂得一味先進於兄用兄之物如已之有待宗族誠意藹然求其親也施以恩義至於有過則未嘗少恕以此亦皆畏敬惟恐以不義聞於公尊師向學之誠終身不少衰每過師墓必展謁遇忌日輒喫素當顛沛倉黃之日受命東出猶蓋禮墓下而去臨事激仰貌

視權貴平生不肯隨人俯仰故蹭蹬不大顯子原溪君裕男孫原平府院君斗皆叅靖社勲贈公純忠積德補祚功臣議政府左議政原昌府院君天之報施捷疾如響斯亦為為善者之所勸哉

祚



郭再祐

公字季綏玄風人監司越之子越有五子公居第三  
病革以章服遺公曰世吾業者必汝也公天性孝友  
器宇宏遠豪俠好義識周庶務少從南真曹先生學  
南真妻以外孫女越嘗牧義州公在側三年一不近  
女色人服其操後越奉使朝京公從之相者異之曰  
必為大人名滿天下公從事文學無通武藝累捷鄉  
解又參庭試第二名下帷明經人莫之先丁外憂喪  
祭盡禮有愛妾病重請一見而死公曰計可聞也見

名臣九



不可為也服闋遂棄舉子業翦笠芒鞋漁釣自娛為  
終老計年四十餘布衣窮居隣有義女其父母愛之  
嘗言不以與凡子必以為宰相妾公曰若欲為宰相  
妾與我其人竒其言而許之壬辰之亂杖劍首起以  
報國討賊告家廟屏妻孥托其友傾家財募壯士據  
宜寧之倉粟取草溪之軍器通將潰卒俱收並用設  
施號令雷厲風飛遠通響從賊將安國司聲言向湖  
南直抵鼎津公乃置壘伏弩草山設疑兵賊不濟而  
退揭號天降紅衣將軍日擊江賊士未習戰恟於赴  
敵公着紅衣挺身先之賊砲雖齊發而終不能為害

又有良馬自至公取騎臨戰馳驟如飛衆以為神助  
益恃以無恐連戰皆捷勦殺甚多而亦不斬馘焉撫  
士卒如家人雖最下者盡其情及用法雖親貴不少  
貸焉賞罰嚴明血誠動人故能得其死力巡察使金  
晬稱勤王到龍仁奔還公諭于衆曰方伯築怨已稔  
民怒極矣性執而苛掣肘必矣與其僨事於後曷若  
祛患於始將在軍中苟利於國可以專之列罪傳檄  
䟽聞行朝方伯大怒以叛逆論啓令軍官移書目之  
以賊公方馳援晉州倚馬而答曰義賊之分天地知  
之是非之判公論在焉惟晬之黨不得於言求之於



秉彛之良心可也辭嚴義正人皆傳誦招諭使金誠  
一初到居昌見檄文問於學諭朴思齊曰再祐何如  
人也方伯命使安敢乃爾荅曰乃是忠孝底人每言  
我家世受國恩若遇事變當捐身以之其意只知有  
國事不為身計故有此舉也誠一色變曰朝廷處置  
未可知也吾當救此危命遂反覆馳啓上嘉之命賞  
賚疏人特賜溫諭李公好閔付詩曰聞道紅衣將逐  
倭如逐獐為言終戮力須似郭汾陽公雪涕厲士遮  
截水陸兵勢益張賊望風而走江右湖南賴以得完  
時金將軍德齡在湖南貽書曰將軍壯猷聞之已熟

將軍氣槩仰之亦以身作長城控扼喉吭使江淮以  
西終始保障重恢盛業想必第一於凌烟德齡以耕  
鑿餘生半世蓬蒿春宮召見駐次賜印給馬大朝又  
遣近侍加號撫軍無功被遇誰與我比夙夜憂懼身  
在春冰將軍挺不羣之才智抱經世之韜略前後交  
鋒有勝而無敗德齡之倚以濟事者非將軍而誰歟  
古人有言曰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正  
謂鄙人之於將軍也公荅書曰將軍以戡定之才奮  
為國之忠舉事於板蕩之餘而戴髮含齒者莫不聞  
風抃躍以為賊可掃清國可中興則天心之悔禍而



名臣列傳  
默佑者亶其然乎再祐自聞將軍之威聲喜不能寐  
曾是不意遠承辱書奉讀再三感懼交極將軍有神  
出鬼沒之智旋乾轉坤之力三箭天山不足定也一  
舉興邦分內事也而不鄙夷庸人至於專致盛示好  
問之誠出於尋常不敢當不敢當再祐既乏智慮可  
以仰裨於妙計之筌蹄又無技勇可以追隨於電擊  
之後塵則其於厚望安敢有補於萬一乎所祝愛惜  
時日命促鵬程一掃兇醜再造王室而使吾東君民  
更躋於壽域則如再祐無用之身亦得以退老於昔  
日之所釣遊而一生之志願畢矣金將軍又以書報

之○公始授幽谷察訪刑曹正郎以領兵不赴後歷  
典星州晉州政清如水匹馬布衣去來飄然未嘗久  
於其任也丁酉秋賊大舉入寇公以防禦使守昌寧  
火旺山城公弟再祉之奴犯門禁斬之孽族尹生之  
弟望不八城公使尹生及其季甲督還之不肯並斬  
之積薪於舍館以示死守一軍股慄賊既薄城公從  
容談笑但令堅守曰渠自知兵豈肯輕犯經一晝夜  
果不戰渡江而西屠黃石陷南原列鎮皆潰體察使  
完平李公命公解兵公飛報曰齊城七十即墨獨全  
唐兵百萬安市能當列城雖罷獨不可為守乎拒之



不從會公繼母許氏病卒於城中公以喪去入蔚珍  
持服杜門謂草土之中不可向人有求與子姪共造  
蔽陽子質以取資累命起復終不應後以察理使按  
南邊又秉節蔚州欲繕島山城為必守地朝廷不許  
公抗章棄歸臺官洪汝諄等以瀆慢劾之遂被謫靈  
巖未幾賜環入琵琶山餐松辟穀拜善山安東仁同  
慶州尚州皆不就戊申拜本道左兵使己酉拜右兵  
使統制使皆不就庚戌上京為副提管就職為左尹  
咸鏡監司癸丑拜全羅兵使皆不就從仕京中惟食  
松葉而已後辭連送獄得釋而歸就鷲山滄岩為栖

張

息地扁以忘憂永謝烟火作詩曰朋友憐吾絕火烟  
共成衡宇洛江邊無飢只在啗松葉不渴猶憑飲玉  
泉守靜彈琴心澹澹杜窓調息意淵淵百年盡過亡  
羊後笑我還應稱我仙公患服既久子弟始覺之問  
曰何不早言使施鍼劑也公曰痼疾難醫死生有命  
余瘡非藥餌所治徒重汝輩憂故不言耳卒年六十  
六深山窮谷莫不驚悼如失長城焉○善山人朴承  
旨守弘光海時未第嘗往訪之公曰將欲何往曰赴  
舉而歸耳公曰此時何用赴舉曰設酌飲四五杯俄  
而曰為酒所惱氣甚不平命取器來傾耳而瀉之酒



從耳孔盡出亦異矣哉○黃石山城之陷公之後父  
趨為安陰縣監字養正號存齋天資明粹孝友純至  
中歲廢舉業潛心聖賢之學研窮義理遇人輒諄諄  
誘掖各隨其業而勗之人無賢愚莫不愛慕焉以薦  
莅縣民安政舉一境大治是時金海府使白士霖為  
將率其民入城其民皆累歲附賊者及賊至士霖使  
通於賊潛師宵遁趨陣南門方修戰守脩賊已踰北  
城將士驚潰趨與二子履常履厚咸陽郡守趙宗道  
死之趨之女從郎出城乘夜相失屬其婢曰吾所以  
出來為所天也今而至此不可苟活汝其歸報舅姑

粟

遂自縊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女死於節三綱全於一  
家趨贈兵曹參判履常履厚贈工曹正郎○趙宗道  
咸安人字伯由號大笑軒中戊午司馬牢落不羈乃  
竒男子也嘗在嶽堅山城賊鋒方充斥與學諭尹銑  
進士朴天佑夜飲憤歎題詩曰崆峒山外生猶喜巡  
遠城中死亦榮其所守如此贈吏曹判書○招諭使  
狀啓云郭再祐性質朴而無文鄉曲以孝行稱之變  
生之初散家財以募士其妻諫曰奈何為此浪死計  
再祐大怒拔劍欲斬之妻子衣服亦給戰士之妻自  
是一向擊賊不問賊之衆寡必先登馳突戰士勇氣



百倍無不一當百馳馬掠陣往來倏忽或於馬上擊鼓徐行以為行軍節度或令人吹笛鳴笳或山藪中吹角鼓譟或處處設伏寂若無人賊至輒射殺之或逐倭舡臨岸追射無日不戰戰必獲勝斬馘之多最於諸將射殪者不知其數賊亦謂之紅衣天降將軍不敢登岸作賊宜寧三嘉兩邑人民皆安業力農五穀之盛無異平日道內餘城至今保存

## 劉克良

公延安人後移居松京其母故宰相洪暹之婢也公少孤學武登科歷官榮顯諸公爭以將才薦母謂公曰我本某家婢也少時誤碎玉盃恐被罪而逃遇汝父生汝公聞之大驚即上京尋主家陳其情欲上疏削科還為奴洪相曰爾非我奴也何為出此言公曰母既言之何敢冒法背主欺君乎洪相義之為放後文券給之公謝而去每以主稱之宰邑師聞贖遺不絕每見謁之時自里門步進所獻之物手自持納嘗

帥



座

為衛將分軍洪相入直禁中有所言以小紙書數字  
招之公即欲起去兵曹摠府官曰分軍國之大事子  
何往去公曰舊主見招不敢遲延一庫驚嘆官至副  
元師壬辰之亂從申砧防守臨津砧見賊兵甚少欲  
過江擊之公曰賊之羸誘我也慎勿輕渡砧不聽遂  
乘舟而濟公曰大將已渡我何敢後隨渡于彼岸俄  
而賊兵大至砧狼狽而還騎渡未半而溺公踞輶床  
不動麾兵力戰而死之

## 黃進

公字明甫厖村相公之五代孫也為人嚴重尚氣節  
長身美鬚髯膂力絕人趨捷如飛與李宗仁齊名相  
友善約同生死年二十七中武舉為宣傳官以母憂  
去廬墓三年喪除為居山察訪辛卯歲從通信使赴  
日本見賊有必動形捐橐買寶劍二曰不久賊來吾  
用此劍矣未幾為同福縣監每衙罷輒擐甲馳馬以  
習勇明年倭寇至公從觀察勤王北上至龍仁師大  
潰公領兵設伏于水原獨全所部而歸賊向全州公



引兵赴之與戰破之又守黎峴賊夜襲之公中九傷  
脚鬪益力賊大衄而退論者謂微是捷賊必遍蹂湖  
南矣鄭松江體察南服聞公名檄召權守益山兼助  
防將事聞為真從節度使宣居怡北屯水原選賊力  
戰奪其馬陞折衝為忠清助防將癸巳拜忠清兵使  
躡賊至尚州與戰連捷六月賊將清正將犯晉州公  
與倡義使金公節度使崔慶會諸將李宗仁等會于  
晉州公言諸軍俱入一城被圍而無外援則城必危  
矣欲自引一軍辟城外表裡相應以分賊勢倡義使  
難之遂同入城為死守計賊大至決濠填塹為土山  
飛樓竹棚木橫以攻城砲丸如雨公與諸將隨機應  
變晝夜不少休射輒洞貫會大雨城壞公身擔土石  
旋復補葺相持凡九日賊死者無筭積尸如阜是月  
二十八日公忽中丸而殞城中喪氣賊乘勝疾攻城  
遂陷宣祖嘉公忠烈賜祭贈左贊成旋其閭復其家  
建祠于州賜額曰彰烈與金千鎰崔慶會等春秋同  
享公之死城猶未陷李宗仁歛公尸瘞之賊退得人  
指告歸葬于南原







禾穀超高越險如飛人莫能捉將軍聞之即往勒而  
騎之馬甚馴倭聞之甚恐謂之石底將軍蓋誤認為  
出自石底也丙申秋李夢鶴叛於湖西被擒辭連於  
將軍時相忌其威名欲因此殺之鞠刑甚酷將軍曰  
我受國厚恩豈從逆離反耶怒而奮迅鐵鎖盡絕竟  
死獄中○將軍端雅如儒士嘗有詩曰絃歌不是英  
雄事劔舞要須玉帳遊他日洗兵歸去後江湖漁釣  
更何求其志可見而未及成功而聲名太盛竟死非  
命南人至今傷之

## 金應河

將軍字景羲鐵原人癸巳兵荒之歲父母俱歿將軍  
年甫成童葬埋以禮追慕不已與其弟應海相依為  
命孝友之行一邑稱之乙巳中武舉戍北邊及瓜而  
還丁未秋兵判朴承宗始除宣傳官明年有不喜者  
汰去將軍即日歸家略無愠意己酉春朴出按湖南  
遂以軍官從焉時丁國恤朴申飭所管勿近酒色帳  
下諸人鮮能體行而獨將軍律已謹嚴不踰繩墨晝  
習騎射夜讀兵書未嘗怠惰朴益愛重之庚戌再授



宣傳官都體察使鰲城李相超授慶源判官秩滿將  
還觀察使韓浚謙誤注下考仍置幕下及韓公廢黜  
郊外將軍先人往慰或問曰韓於君有何恩德乃如  
是乎荅曰將卒情分在我難恕殿最往事何至介懷  
聞者嘆其義而服其量及朴再判西銓首除都摠經  
歷仍補三水郡守未久又啓請除北虞候在本道首  
尾四年清謹自厲勤幹奉職夷民悅服焉丁巳夏適  
來于京戊午秋天朝徵兵將軍以助防將仍授宣川  
郡守遂赴開西隸副元帥金景瑞標下其弟應海欲  
隨往相救將軍以為兄弟俱死無益力止之臨歿與

其家人永訣處置後事封識印信授郡吏曰遇賊我  
必戰死不可佩往云己未二月二十一日隨都元帥  
姜弘立領軍渡江而西三月初四日天朝大將劉都  
督統率三萬餘兵到北地富車嶺相繼敗績我軍左  
右營亦從而覆沒四月初二日被擄兩帥送鄭應井  
等來傳諸胡皆言左營中有一將終始力戰依於一  
樹手劍擊殺不可勝記身被重鎧矢集如蝟猶莫能  
傷有一胡以槍刺之手把大刀而仆終不舍即是左  
營將金應河之謂也李長培亦自虜中還曰初四日  
劉都督喬遊擊前行我國左營次之中營又次之右



營在後喬劉兩兵大敗遂與我軍相戰將軍指揮擺  
列俄頃成陣告急於元帥曰以此孤軍萬無抵當之  
理速令右營協力迎戰元帥即令右營將李一元擡  
營往助纜列其軍將軍謂一元曰我兵陣於平地若  
不移於岸上敗軍必矣一元不從中營相去數百步  
從僻上觀之則忽有數千餘騎橫截兩營之間一元  
先遁餘軍潰裂遂犯左營公獨當力戰敵兵或進退  
如是者三時喬遊擊敗還中營望見而嘆曰平地上  
以步軍支吾鐵騎乃如此稱不容口未幾大風忽起  
烟塵四塞銃藥飄散不得放丸敵兵乃闌入陣中將

軍獨依柳樹下射必洞札皆應弦而倒矢盡持長劍  
擊殺尤多劍折不得復擊忽有一槩從後刺之仆地  
劍柄尚在手其後胡人相言柳下將最雄勇善射  
朝鮮若更有此輩數人不可敵也又有一胡來言我  
等以將令收瘞天兵及朝鮮軍死者日已久屍皆腐  
爛唯柳下一屍顏色如生右手握刀柄不解此乃爾  
將終始力戰者走回人亦言金將軍死後尚持劍柄  
故胡人猶恐其生不敢近前云將軍身長八尺餘膂  
力過人射藝絕倫氣岸軒然動止安閑絕無武夫麤  
悍氣飲酒數斗亦不及亂光海特命褒錄贈爵建祠



立碑以慰忠義之魂

柳珩

公字士温為人魁偉自幼跣跣不羈與都中群少年  
遊群少年皆嚴事之莫敢難早孤家貧無以自存願  
好馳馬擊劍不事生產業又不治經母泣曰所以不  
死者唯汝在而汝今落拓如是誰待而生乎公曰兒  
終當樹立以榮母母憂也且身在何憂貧退而泣  
曰生不識父面又使母躑食非人哉遂治家秉稍積  
著又尋師受學折節讀書依傳禮義痛刮去豪習恂  
恂焉行士也既而歎曰丈夫無所不見才何必濕秉

東

名臣九

五十一



章句為乃朝出射暮歸讀談古今治亂慕尚奇功偉  
節慷慨激烈居恒有封狼居胥意及壬辰之難倡義  
使金千鎰起兵駐江都公杖劍從之仍西赴行在拜  
宣傳官甲午登武舉復拜宣傳宣廟嘗召武臣閱射  
見公儀表出眾已目屬之一發政中鵠上呼問公父  
祖公跪對上曰勉力國事毋忝爾祖考特賜馬獎之  
公自是常感泣曰小臣何人親承天語期待遂背涅  
盡忠報國四字以自矢訓練都監抄選將官公與焉  
謹條教明威信軍心與勵姦蠹一洗自殿中出補海  
南縣監漢陰李相公曰北人治人將兵無所不可當

典

兩

委

天賊

與一節鎮錯授小官去也及閑山師潰元均敗死公  
聞之哭曰失舟師則失兩湖國事無可為者人臣死  
國政在今日逐沫血誓眾為列郡倡與統制李公收  
餘燼扼海口李公悉以軍重委公規畫中機宜軍容  
賴振天將陳提督璘嘗與公逐賊入港酣戰不覺潮  
退天兵三大船膠淺不能動以火攻之提督與統  
制頓足不知所為公即令諸船縛三船尾諸軍悉力  
運拖遂得出一軍皆服順天賊與泗川賊舉火相應  
公曰賊邀援鬪我為自脫計不如迎擊泗賊以斷歸  
路乃大呼直進苦戰終日凡中云者凡六三洞冠二



透袴一穿右脅猶植立射賊意氣自如血流下凝如塊內始入帳中良久乃甦問大將何在則已中丸死矣公痛哭督戰益急賊屍蔽海得脫者無幾報聞擢金山僉使未之任拜慶尚右水使先是漢陰公問李統制誰可代君者李曰忠義瞻略世無柳某之比官雖卑可大用也漢陰白于朝有是除歷忠清全羅水使壬寅陞秩為統制使還拜忠清兵使廟堂以會寧當賊衝以公為府使仍陞北兵使己酉還拜慶尚兵使未及赴移拜平安兵使辛亥卒中風輿疾還至癸丑病良已黃州有籌城保障之議以公為黃海兵使

及

臨行召對勉以任怨勿避公竭心殫思瘁以成疾竟卒于黃乃乙卯三月日也距公生丙寅得年僅五十葬高陽公本儒州大姓其後有諱彥忱以功錫封於晉晉之柳始此祖辰全工曹判書有將相才考溶武科慶源府使以清謹勇略稱贈兵曹判書公倜儻重然諾好施予不矜伐剛直自遂信躬以行居家有至行毋疾革夜索雉未及進以故終身不食雉喪三年啜粥廬墓事庶母盡誠禮撫宗戚無間親踈婚娶皆於公辨海南時嘗以事詣統營營吏不禮於公公踞而杖之曰狗奴敢挾而慢我耶入見統制公具告以

辨挾



謝統制心器之遂與交驩為知己與賊戰連獲二舩  
有一將退至曰海南功已多願與我一舩公遽與之  
其人上功得重賞公哂之而已終不言其名在閩西  
嘗閱武有騎卒馬逸却走公手劔斬其馬曰軍中馬  
不馴殺人即以所騎馬與之在北閩常以當官盡職  
臨難殉節為己任所至必先修繕畜積統鎮之器械  
會寧鏡城昌朔之城池皆其所建設親操杵筭手掌  
皆胝而黃州尤壯偉雖屢典大藩去官之日蕭然幘  
被而已公之子孝傑自少驍勇討李适有功封晉陽  
君早卒其子赫然又登武科今為統制使

## 李曙

公名曙字寅叔太宗子孝寧大君之七代孫濟州牧  
使慶祿之子生於萬曆庚辰中癸卯武科拜宣傳官  
出監藍浦縣為言者所搆罷官居揚州後又出為長  
連縣監用前捕盜之功陞折衝以治最擢守谷山院  
郡之戎器皆不可用慨然畣所以新之令曰民若為  
我役于山二日免一歲征民皆樂趨斧大木而浮江  
賣于黃鳳之間多得價布充民賦而償匠手備弓矢  
以萬數儲粟米且千斛事聞陞嘉善尋改珍島郡守



撫字不怠官滿而歸時中朝有遼瀋之役徵兵於我  
廷議難之公奮然曰義何忍此再陳疏不報人皆曰  
義士也又何文之能也戊午賊臣謀廢母后率百僚  
庭請公白其毋曰國毋請廢義不忍叅老親在堂將  
柰何毋曰爾志能如此則無以我也公竟不與焉於  
是臺論請置重典公屏迹竦命已而丁外艱轉入秦  
安海曲自是以後有大計與申公景禎每相對悲吃  
外除拜長湍府使兼京畿防禦使公因申公聞仁祖  
大王龍潛之德決意協贊乃率一府之軍癸亥三月  
與昇平延平等諸公誅亂反正大勲之集公力居多

超拜資憲大夫戶曹判書策靖社勲一等封完豐君  
俄拜京畿觀察使嘗嘆曰使我處此數年畿民可濟  
矣賊造之變公兼副元帥馳到松都公乘險以固之  
賊不犯而過言者罪其不戰上原之令白衣閑住其  
年冬因事進階為府院君兼提戎使廣設屯田以備  
軍餉又建白請城南漢為京都之蔽上命公董其役  
歲纔周而告訖公盡瘁積勞年未五十而鬚髮盡白  
拜大司馬公力疾而出為政以公未幾以病聾辭遶  
丙子上幸南漢公以御營兵軍北門數出兵殺獲風  
雪中登陴警守如無疾人人皆憂之公踞床忽倒于



地擔歸寓舍過五六日病益危謂其壻蔡裕後曰吾無所恨不能瞑目者會稽之恥也丁丑正月初三日卒年五十八上震悼進素膳累日製衣衾以賜之還都之後特命入殯于京第作廟南漢配享溫祚王後仁祖祔廟又配享謚忠定公事母至孝語及先考悽然泣下祀事必盡其誠曰吾何敢至此此先德也受賜之物輒分諸親舊明於美數好讀書時時作近體詩以寓懷而不以示人章疏之作辭意剴切平居絕不營產惟以花卉自娛紅白蒲園而已

## 申景禎

高麗太師壯節公申崇謙受米色于平山平之有申氏自此始入我朝文僖公槩相世宗文節公鐸事中宗官至冢宰公文節之曾孫名景禎字君受父砬以武將顯名宣祖朝壬辰之亂死事於忠州公生於萬曆乙亥與羣兒戲公輒為首及長以死事之孤除宣傳官倭兵再搶湖南公欲復讐上章從平安兵使李慶濬出入行間殺獲頗多嘗有流丸着戰袍而不透人皆異之以軍功除僉正轉都摠都事庚子中武科



尋守泰安癸卯遷潭陽未幾拜甲山府使加階通政  
丁未朴承宗為兵判移授南道虞候公一不問承宗  
銜之光海昏亂禍慘骨肉公無仕宦意病退家居鰲  
城李相公開府體察薦公為慶源府使軍政修舉壬  
子官滿而還又授碧潼乙卯適歸時事大變公屏居  
峽中慨然有匡復之志公與昇平金相共結復父仇  
之約至是往見昇平一言相契共定大策戊午玉城  
張公為元帥以公為裨置幕下一日公見邸報不勝  
憤忿曰古有除君側之惡者正以此也張公知其意  
謂曰君何言之易也已未薦公拜安州牧使其年丁

憂廬墓三年一不到家朝夕哭墓雖大雨雪不廢服  
閔處散班壬戌為見延平以語昇平者語之延平即  
相許時奸臣啖克徒相繼上變會延平除平山以公  
為中軍公與延平約曰吾若即往人必疑之催督然  
後可行延平如其言報元帥趣之承宗以前銜構以  
大罪謂將有跋扈之患請置重律光海寢其奏不下  
乃黜為曉星嶺別將公即日就道過辭昇平曰吾雖  
去有兩弟景裕景禔在可屬大事行到平山李公時  
坊自京來言事機多可憂公贈以所愛駿馬曰願君  
努力毋以我去而少沮居一年而為反正之舉倡大



義者公之力也仁祖即位召公以工曹參議改兵曹  
朝議以訓練大將非公不可昇平為兵判啓於榻前  
授公兵曹參判兼訓練大將錄勲一等超正憲大夫  
封平城君遂適之變扈駕至水原命公捍後賊敗後  
迎駕于稷山乙丑判刑曹丙寅判工曹以章陵提調  
加崇政戊辰加崇祿庚午遷葬穆陵進階輔國為府  
院君丙子判兵曹陳章乞免終不許俄而得適是冬  
上幸南漢公守東城多所殺獲忽有大砲來觸壇上  
大將旗折人皆驚動公毅然鎮之扈駕還都二月拜  
兵曹判書冬拜右議政戊寅轉左庚辰春病免冬還

入閣已而進領位癸未三月病卒年六十九謚忠翼  
公雄毅沉默志在殉國位雖隆顯常自戒謹兄弟友  
愛衣食鞍馬與共之上嘗幸舊宮招見私親進謁者  
惟恐或後公獨不肯曰人臣敢私謁乎鄭公經世聞  
而歎曰見識非他人所可及也後配享仁祖廟庭



# 金良彦

公字善益其先晉州人也世居平壤生於萬曆癸未  
天性至孝及長讀書綴文肄業鄉校常曰人當為父  
死孝為君死忠人皆異之其父擢武科屢立戰功超  
至訓練正戊午深河之役死於牛毛嶺公北望長號  
幾死復蘓三年之後尚為素服不與人戲笑宴樂大  
書復讎二字佩之募得戰亡子若孫五百餘人名曰  
復讐軍日夜講求復讐之義不釋弓矢不解刀劍冬  
月冰合則率其軍成邊甲子迺變公奮然曰此賊未



候

滅則日後復讎其可望乎請於都元帥為斥候將轉  
闔千里鞍嶺之戰戮力殲賊朝廷錄勲授軍器主簿  
又除秦川縣監公曰聖恩則因極而錄勲非本心也  
况又內外之官乎抑情行公則假復讎之名為官爵  
之餌也三上書力辭仍為戍邊恒如敵至丁卯入守  
安州屬於兵使南以興唾手抵掌曰此讎可復吾死  
有日矣敵逼城下城中洵懼公謂主將曰事在危急  
背城血戰決一死生豈可臨敵苟免乎堅守信地顧  
謂其徒曰唯有一死不失為忠孝鬼豈可退一步幸  
生也皆應曰諾俄而敵兵梯城矢下如雨公手挽勁

弓射殺甚衆敵不敢近前回視中營烈焰冲天公曰  
主將已死當竭力巷戰以償此心身矢盡持鞭棍奮  
迅擊殺敵兵散而復合公大呼直前被十餘創四顧  
無援遂投池水而死時正月二十一日也城陷數日  
其子冒死入城覓尸池中怒氣勃勃如生而遍身箭  
鏃多至數升事聞命贈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判  
義禁府事普興君賜祭施閭

旌



# 李希建

公延安人以武舉進氣槩異衆武勇絕人為安州牧使酒得譴適為本道虞候遷宣川府使天啓甲子為龍川府使為治威惠并行而果於趨事劇易無所擇莅任一月李迨反將兵從元帥張公晚追賊憤憤欲戰每歎諸將之遲留及鞍峴之戰賊兵緣崖而上公令精砲五重在前射手居後令曰賊兵在遠則射之到十步之外始放砲矢如雨下賊猶冒矢而登有一卒放砲公手斬之俄而賊到十步之外衆砲齊發賊



失  
遂糜爛而崩平賊之後即日回軍人曰何不待奏捷  
論賞乎公曰我以守土之臣不得已離任所而來今  
已平賊豈可違回顧望於此也遂引兵而去嘗謂此  
府當賊衝為關塞要害而邑治無城塹可守龍骨山  
形勢險絕若築壘峙糧緩急入守則余玠釣魚之功  
可以坐辦也乃請於朝以是歲夏五月始賦功公身  
負木石為吏卒倡衆徒齊奮不督而勸六閱月而告  
訖及丁卯春清人大入陷義州凌漢安州相繼攻守  
公謂敵已深入城不可守將挺身赴難以自効行至  
雲巖遇敵格鬪中流矢卒時龍骨無守將叛人張士

巨  
俊以城應敵府中士民相率倡義誅士俊推郡人鄭  
鳳壽為將入城保守無何敵大至城中人悉力死鬪  
殺傷無算敵屢進屢卻悉取死尸焚之而遁去自是  
不敢復犯當是時敵兵乘勝勢甚盛名城臣鎮望風  
摧敗而龍骨以孤城弱卒獨能却敵立功使關西一  
面隱然倚重及兵之卷而歸也西西被俘男婦數千  
口逃歸者皆入城得活論者以是益歸功于是城云  
久之龍川人相與謀曰人知是城之成本出於公而  
不知能使吾屬効死不去力戰而勝者皆公之遺烈  
公之功德百世不可忘也遂立碑而紀其事公居官

忘



極其清儉雖隆寒只著袂衣單袴足不襪而穿靴行  
無寢具只以二十年羊裘束於鞍後夜則覆腹而卧  
膝以下皆出人上好衣給之則受而不著以賞士卒  
之有功者叅振武之勲封洪陽君

*鄭忠信字子真*  
*汝州人*  
*少為將*  
*有勇力*  
*能戰*  
*嘗與賊戰*  
*賊敗*  
*忠信*  
*有功*  
*封洪陽君*  
*忠信*  
*嘗與賊戰*  
*賊敗*  
*忠信*  
*有功*  
*封洪陽君*

# 鄭忠信

鄭將軍本光

穎悟出眾翟都元師為牧使時

絕愛幸之壬辰之亂年十七牧

陞為本道方伯起

兵勤王忠信從之方伯嘗送兵便探于賊陣忠信請

同往公呵之曰汝小兒往將何為忠信固請遂遣之

馳到賊陣則賊已退云忠信周視村家有破窰倒覆

忠信戲而射之窰中有病倭隱伏中箭而死遂斬其

首懸于旌竿而來權公大奇之其後欲送狀啓于行

在所持戰兵彌滿西路人莫肯去忠信獨請行畫伏

時賊

去



夜行踰山越嶺得達義州適值行朝  
公既歿白沙李相亦愛之常置左右字曰  
拔擢終為名將為 浦僉使平安慶尚兩道兵使仁  
祖初年為副元帥討平李适錄振武元勳 南君  
或云故宰相鄭萬鍾之後也○為 僉使時 命  
入建州詳察 首論辨諸酋皆悅服且曰爾  
國 以我為賊何也忠信曰爾等每以盜天下為心  
非賊而何皆大笑而撫其背

讀忠言

# 崔震立

公字士建慶州人系出新羅至我朝司成納用清白  
顯於公為七代祖父臣輔 正言 之孫女隆慶  
戊辰生公三歲母歿十歲父卒藐爾稚小孝曰天植  
衣毀如成人壬辰之亂公與弟繼宗從府判官 毅  
長在行間未知名公之家在府南賊數十百人屯據  
其中公謂府尹尹仁涵曰此去南村道左有先人塹  
廬聞賊聚其中民雖驚怯請先嘗之尹出而許之公  
夜率蒼頭數十人塞其門乘風縱火賊皆燒死其從

名臣九



屋上穴隙而出者輒射殺之無遺盡得烏銃槍劍輸  
之官府尹嘆服川人無不張膽而出願從公討賊者  
幾五千與同時應募金虎設伏于彥陽境斬獲甚衆  
乘勝而前遇賊於蘆谷破之及戰于淵中九死  
公不少挫戰益力以逼賊衝慶之四封賴以安帖而  
上功之時讓與戰士故褒賞不及焉甲午登武科授  
部將以病辭丁酉賊復至公率敢死軍數百擊西生  
堡之賊射殪無算公亦膺下中九顏色不少變是年  
冬天朝經略楊鎬與權元帥共擊島山賊時朴毅長  
為府尹忌公誣以過犯將斬之經略素聞公名救免

之公憤曰我與其無辜而死無寧死於國馳入賊陣  
九洞右頰左腮歸而刮骨出丸人皆壯之戊戌叅  
宣從勲正資李體察德馨大資力戰壯士擇  
一怒馬給公辭曰是賊入而屬官者義不敢受李相  
深加歎賞戊子遣御史犒慶尉戰士以獎之公與  
諸將詣闕上召至殿門外問以討賊首尾及當  
今急務公敷對甚悉上嘉之賜酒及弓矢拜呂島萬  
戶兼宣傳官皆不就丁未拜都都事始就職戊申  
拜馬僉使聲績大著辛亥拜慶尚虞候甲寅拜慶  
源府使陞通政勸操益堅有藥秩滿而歸歷鏡



城府判官李潤雨節名妓侍公數日終不回所潤雨  
嘆曰岳武穆何以加兵使金景瑞見公復陶鑿製以  
新為贖公不受庚申李畫時發鎮平壤引公為  
別使將武士二百良策金兵卒至公與褊誓  
曰彼如轢感我當死金人竟不交兵而去伴臣誤聞  
于朝公置對以實編配蔚山貧畫謂人曰崔將軍橐  
如洗必餓死中以營布遺之公辭曰我罪重安敢  
辱周癸亥反正乃放還拜加德僉使李相敬輿為  
御使時極褒公清勤上特賜厩馬明年遷慶興府使  
監兵使御史並皆褒奏命加嘉善庚午秋特除工曹

叅判冬除京畿水使上引見勞之曰得清簡者付圻  
閫予無憂矣及瓜軍民願借命兼三道統禦使夏遷  
副揔管甲戌拜全羅水使上又引見加慰而遣焉丙  
子朝廷有南牧憂以公為公州營將居數月南漢被  
圍方伯鄭公世規率師勒王愍公年老以黃珀代之  
公慨然曰吾老不任將能任行耳遂揮泣從行左右  
為之感動至龍仁險川監司在後公在前鐵騎勢如  
風雨軍中無人色公植立不動射不虛發矢盡顧謂  
從者曰爾等不必從我我則不離此一寸而死爾其  
識之事定諸孤得公尸於其處矢集如蝟面如生死



時年六十九贈兵曹判書謚貞武旌其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 張弼武

公字武夫求禮人高麗侍中岳之後也祖嗣宗登武  
科卒官麻田郡守清儉勇烈歷守數邑秋毫無犯父  
謹娶沈氏女以正德庚午生公生而奇偉寡言語不  
喜戲毋教諸子甚嚴公最幼嘗有失當槌泣曰兒罪  
當答願勿傷肩臂欲以此孝親父母異之曰是必起  
吾門也既長慨然有求學之志從師受大學通鑑略  
通大義復自奮曰男兒生世要立功名光祖先遂學  
武藝孜孜不廢躬漁獵以供甘旨三十遭母喪三年



吸粥服闋登嘉靖癸卯科甲辰又丁父喪哀毀之極  
只存形骸戊申從朝天使之行諸人見市廛物貨莫  
不歎羨公獨卧館舍以所受賞賜盡買書冊而歸人  
皆敬憚由監察出為明川縣監愛民如子官庫盈溢  
民有以海產來獻者令坐前而盡啗之時有惡虎為  
患北兵使喻邊將及守令舉兵圍捕公獨持一箭往  
有白額者伏於岩上相距幾二百步公持滿而發之  
虎即墜下其害遂息三歲以最聞移拜穩城判官乙  
卯正月城底胡誘引深處諸胡抗沙衛等入長城門  
內公即牽牙兵八名先馳赴之賊見其兵單長驅直

前公連發三矢應弦而倒賊少退作左右翼而進為  
圍抱之狀公顧謂八卒曰爾等慎勿散射所帶之箭  
節次與我先向左翼而射又向右翼而射賊倒斃者  
甚多俄而府兵追到賊大敗而走乘勝追之出長城  
門外斬二十五級兵戈器械之委棄者不可勝計歸  
而計功府使辛敬輿曰今日之功公獨辦也公曰下  
官受主將教而往擊何敢言功辛喜曰果若君言朝  
廷以敬輿報功不實弼武大構邊釁只治辛不實之  
罪竟不賞功御史趙光彥啓褒公功上特賜表裏抗  
沙衛等各以長箭一技束貂皮三領以示心服之意



公亦歸於府伯俄以災傷之錯罷歸構茅舍數間于永同先廬之側丁巳閔應瑞為濟州牧使以公為偏裨時倭寇十餘艘來泊州境牧伯下海攻捕賊已遁去問計於公公曰舡遠風逆追之有悔閔不聽追及尾後一舡有一倭潛泳水底躍入我舡揮劍擊之我軍驚惶奔迸落水死者甚多有一卒以長槍刺賊而斃之閔始悔不用公言及論獲船殺倭之功閔欲以公為首公固辭不聽稱病歸家朝廷聞我軍多死拿推應瑞丁未公為梁山郡守梁介於兵水兩營之間凡所徵求苟在法外一切不從兩營皆嚙之一日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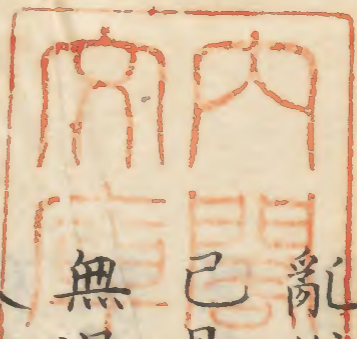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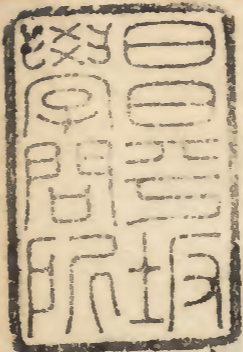
水使會於郡舍同聲問曰營門之令拒而不行何恃而敢如是乎公曰吾無所恃只有草屋數間唯恃此耳兩人相視失色幾盡六替辭病經歸移構小庐覆以椽皮僅蔽風雨俄拜長興府使翌年甲子陞釜山僉使十月拜濟州牧使備局以非罪請適九月拜滿浦僉使時皇朝有逆寇據我邊陲皇帝命我國征之朝議皆以為非某莫可命為西征大將公即以猛士百餘人深入賊穴設伏而敗之生擒數百送于皇朝帝命鑄銀三斤刻公姓名而歸之戊辰三月移江界府使時胡人冒禁來居於府地西海坪朝廷以金秀



文為兵使使與公及前府使孔士儉共討之蕩覆巢穴上將加重賞大臣以為張孔已陞堂上若加嘉善官爵過重宜賜鞍馬上從之是年冬御史以刑罰過重啓罷已巳特陞嘉善為會寧府使辭不赴拜兵使下教曰卿清謹可嘉而不惜人命此甚有妨於為將之道卿宜警飭公拜辭赴鎮以上教作軸掛諸壁上拱手仰對九月以疾辭十月又辭遂歸家辛未拜右兵使又以疾辭居閑養疾幾一年壬申正月拜北道兵使復加嘉善公深欲辭之而時有北邊聲息即決以行諸胡相戒曰張將軍來鎮慎毋犯邊生事民夷

畏服戴之如父母畏之如鬼神癸酉十月適拜慶尚左兵使到營中戊四月以疾辭五月歸家百疾交作九月卒于正寢春秋六十五公雖以武藝為業手不釋卷又取自警篇摘其語以自省嘗銘於劔曰唯存報國之心永絕憂家之念日亡新又日新每傾慕南冥在梁山去山海亭纔三十里馳往謁之請受一言南冥見而竒之且嘉向道之誠歎曰百世之下復見夷齊開襟相語一如舊識公在西北累歲只以一紙通信而歸卿御欵段率山衲往謁信宿而返及聞其計為文尖真徘徊惆悵情不自勝事伯兄弼文如事





嚴父隣里親戚一以誠信待之性在疾惡與惡人坐  
 若將浼焉貪汚不潔之人則爵位雖尊視之蔑如也  
 臨怒恐傷人治民恒用榎楚故人無傷者至其悖倫  
 亂俗贓盜之人輒加威怒如轟雷烈火必快治而後  
 已見者無不股栗御下卒以嚴無一毫容貸或曰得  
 無過當乎公曰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也驅惡死之  
 人以赴死地而人不敢逗留者知退而必死故寧進  
 而或生也平日不嚴人不知畏而心亦怠矣到此而  
 雖行斬伐顧何益哉聞者心服晚年自覺嚴急欲濟  
 以和平務從寬柔遇人接物曲盡誠意不敢少忽焉

辛巳晚春十一日校完

謨 澗 洋 圻 煥



